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菊与刀

日本文化诸模式

（增订本）



日本丛书

日本シリーズ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菊与刀

日本文化诸模式
(增订本)



日本丛书
日本シリーズ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吕万和

熊达云 译

王智新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 (美) 本尼迪克特著；
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增订本．—北京：商
务印书馆，2017

(日本丛书)

ISBN 978-7-100-12051-7

I. ①菊… II. ①本…②吕…③熊…④王…
III. ①民族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460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日本丛书

菊与刀

——日本文化诸模式

(增订本)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051-7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38.00 元

增订版前言

《菊与刀》中译本 1991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至今已重印 14 次，印数超过 10 万册。最近几年，由于中日关系备受关注，这本书的印数显著增加，还出现了几种与此译本大同小异的译本，价格高于此译本，印数却不低。这说明：我国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这本书资料丰富、文字生动、多有启发性见解，成了受欢迎的一本了解日本的书。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中日两国媒体的注意。2005 年 12 月间，日本《读卖新闻》驻京记者特意为此前来商务印书馆和天津，采访此译本的责任编辑之一陈应年和译者之一吕万和，随即写了报道，刊于 12 月 30 日该报国际版。2006 年 2 月，《南都周刊》记者又为此书专门采访了三位学者（吕万和、孙歌、李长声），3 月下旬在该刊读书版发了长篇访谈录，标题是：《一本叫〈菊与刀〉的学术性著作还在畅销》。

十几年前，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列入“日本丛书”之时，曾提出是否修订。由于当时几位译者都很忙，未能修订。现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者再次提出“修订和增补”，我们当然十分乐意。

译者中有一位比较清闲，在另外两位在日本工作的译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把全书通读修订了一遍并加以增补。其要点是：

1. 书名的副标题，原译作“日本文化的类型”，这次修改为“日本文化诸模式”，其理由见本书附录《鲁思·本尼迪克特小传》的脚注（本书 344 页注①）。“义理”一词原译为“情义”。修订后恢复日文汉字，不另翻译。理由见该词首次出现时脚注（本书 128 页）。顺便说一句：本书原著是美国人用英文写日本。日译本对涉及日本的专门名词和引文力求按日文复原。我们在译成中文时，对涉及日文的专门名词和引文也尽可能保持日文汉字。本此原则，这次修订有些译名恢复日文汉字，不列举。

2. 增加了两份资料，作为此书的“附录”：（1）《鲁思·本尼迪克特小传》，（2）《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读了《菊与刀》，再看看这两个资料，对研究日本乃至提高整个社科研究水平应该有好处。两个资料都仅据所见有限资料编写，肯定不周全。两者又都涉及专门学科，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3. 增加了大约 110 个注释，主要是有关史实、专名、典故的注释，也有几处指出原著明显背离史实。选配了约 80 幅图片，选配的原则是紧密结合此书内容和注释。目的都是为了有助于阅读和理解。

4. 在英文原著索引的基础上，稍加增删合并，编了译本的索引。

5. 原“译者序言”基本无改动。只增加了三句话、删去了一小段文字（避免与附载的“小传”重复）。

6. 全书译文主要是文字上的修订、增补，也有个别误译的改正。比如从网上看到一位读者对原中译本第132页一个小注提出意见，这次修订做了改进（本书204页注③），在此致以谢意。又如，原中译本第196页“枕草纸”，误作“枕草子”译注，已改正。

难得修订一次，本应对照英文原著和日译本逐字逐句认真修改。但英文原著不易借，手头复印本存放多年，字迹模糊，阅读十分费眼力，再加上时间、水平和精力的限制，这次修订和增补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有些史实典故未能做注，有些更好的插图未及查找，译文不当不确乃至误译仍然要说“难免”，均请读者原谅并批评指正。

校阅清样期间，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备先生送来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成书以前向美国战时情报局所提报告的日译本等重要资料，已在使用处注明，并在此致谢！

译者

2006年10月16日写成

2007年11月20日改定

借再版之机，我们对修订本做了一些改进：其一，补充翻译英文原著索引，替换原增订本里译者所编的中文索引；其二，为方便读者使用索引，正文部分添加了边码，即英文原书的页码；其三，经编辑建议，调整和替换了书中的大部分插图，图文配合度更好。

译者

2015年6月

译者序言

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发表一篇文章，从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与刀》谈到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文章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须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政策很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结果。她根据文化模式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战时在美国被拘禁的日本人^①作为调查对象，

① 指“日本人隔离收容所”（The Japanese Relocation Camp，1942—1946年）：珍珠港事变（1941年12月8日）后，在美日本人均被强制迁入隔离收容所，共约11万多人，其中约半数是美国公民。由于被收容者的揭发斗争和战后日美关系的改变，美国政府于1948年对少数被收容者给予赔偿，1988年全部赔偿、书面道歉，并曾公开展出此项错误。

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①。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文化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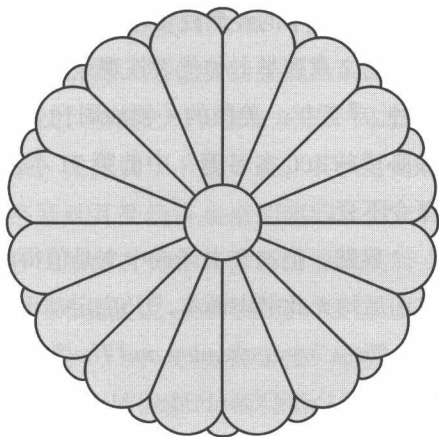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几家杂志约请专家举行座谈，对此书进行评论，有的还出版了特集。^③

“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

① 金克木：《记〈菊与刀〉——兼谈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读书》1981年第6期），后收于作者的《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年。

② 同上。

③ 《知性》杂志，昭和二十四年四月号；《民族学研究》，昭和二十五年五月，第14卷第4号；《展望》，昭和二十六年五月号等。



日本皇室家徽菊花徽章

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36次。1967年改版后至1980年又重印达53次。另有统计说,截至1996年,此书日译本重印逾百次,印数逾230万册(参阅本书360页注1)。按人口平均,每四十多个日本人即可拥有一册。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

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①。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瞩目的一种。^②近年，美国的《领袖周刊》有文章把这本书列为“领袖必读的100本名著”中的第71本。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

显然，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是值得的。经了解我国新中国成立前后均无此书中译本，^③乃决定动手翻译。所据英文原著版本是：*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y Ruth Benedict, The Riverside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 1946)，并参照了长谷川松治译日译本《菊と刀》(社会思想社，《现代教养文库》第16种，昭和三十八年第36次印刷)。英文原著者注照译或照录，日译本注及中译者的补注则分别加“日译者”或“译者”字样。原著有鸣谢及索引，中译本从略。

现在，国际上出现“日本文化研究热”，诸说并陈，颇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我国一位学者举出六种主要学说并加以

① 《世界的日本人观·日本学总解说》，自由国民社，1982年，第260页。

② 《日本人的自画像》1986年2月2日号，副田义也的文章。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③ 此稿译成后始见台湾黄道琳先生译本，书名译作《菊花与剑》，著者姓名译作潘乃德，桂冠图书公司，1974年初版，1985年第8版。定稿时曾稍加参阅。

评论，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被列为第一种。^①关于这本书的评价，自应留给读者研究。这里我们想提出的是：所谓“文化”，其含义既有广义、狭义之分，也有观点不同之别。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国社会，不仅要“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发现“具体典型”。^②这段话很有启发。实际情况表明，同是封建主义，不仅东西有别，而且中日也不同；同是资本主义，也各有其特色。这种差异就是民族特征，其形成有历史的文化背景，其表现则为特殊的文化形态。如果这样理解不错，那么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自应从历史背景上考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连接上下功夫，其结果也必将大大丰富和加深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推进对各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是在日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增杰同志所著《国外日本文化研究概况》一文，六种主要学说是：a. “耻感文化”说（本尼迪克特）；b. “纵式社会”说（中根千枝）；c. “集团性”说（〔澳〕G. 克拉克）；d. “杂交文化”说（加藤周一）；e. “壶状文化”说（丸山真男）；f. “感情文化”说（堀一郎）。

② 金克木：《日本外交史读后感》，《比较文化论集》，第185、187页。

美交战情况下研究日本的,她只能凭借间接资料进行“遥研”。中国人对日本实感最深,关系最密,两国文化又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当然更有条件,也更有必要研究日本文化,这正是我们翻译此书的动机。至于翻译质量,限于水平和精力,难免舛误,敬希指正。

译者

1986年6月8日写定,

2007年11月15日稍做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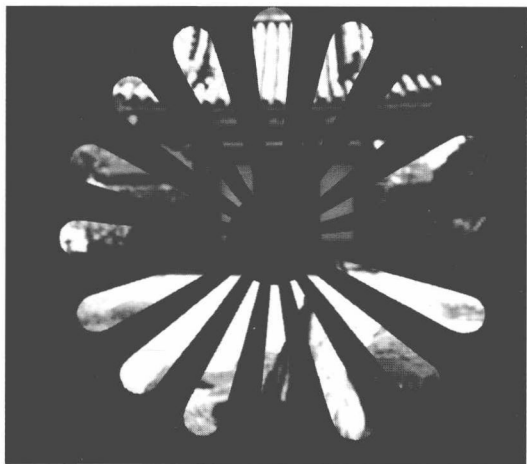
补记：

参加校译此书之时,正是我的伴侣和合作者崔树菊同志(天津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讲师)以残肢之身卧床百余日,与癌症恶魔最后搏斗之时。我日守病床,抽暇工作。她也以我尚能工作为慰,忍耐病痛,不断询问进度。交谈此书,几乎成为我们相濡以沫、互润愁肠的一种慰藉。定稿之后,她日渐腹胀如鼓,饮食药物均难服用。幸赖老友刘肃然同志(原天津第二南开中学英文教师)组织同道,誊清译稿,认真核阅,订补疏误。现在,

我最后复阅清稿，树菊已闭目辞世五十日矣！谨补数语，以托哀思。

吕万和

1986年9月1日



一休禅师墓园门上的镂空菊花雕刻。因为一休禅师是后小松天皇的儿子，所以门上有日本皇家的菊花家徽。

目 录

增订版前言	i
译者序言	v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21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47
第四章 明治维新	83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108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126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146
第八章 洗刷污名	159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191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211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246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275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318
附录一：鲁思·本尼迪克特小传	340
附录二：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	350
索引	363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1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主要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致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正如前此 1905 年的沙俄一样^①，我们作战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而又充分武装和经过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则显然不存在。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和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从而使了解“敌人的性格”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自从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的七十五

① 指日俄战争。历时 19 个月（1904 年 2 月—1905 年 9 月），日军投入兵力近 110 万，俄军投入兵力近 120 万，双方伤亡惨重，在美国调停下议和：俄国被迫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权益，把俄国在辽东半岛、南满铁路的特殊权益转让日本，并将我国库页岛南部让给日本。——译者

- 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之类的词句，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时，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倨傲。”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是，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本性勇敢，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讲他们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描述那个军队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该民族热诚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会既写一本书，讲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对演员和艺术家给予崇高荣誉，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另外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该民族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却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黷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